

北 大 抗 美 援 朝 運 動 特 輯

第 五 輯

北 大 反 美 侵 略 會 編
新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時事教育叢書

北平抗美援朝運動特輯

第五集

北平反美侵略會編

新北象出版社出版

目 錄

只要山還在（兩幕話劇）	（五）
血海深仇（三幕歌劇）	（一七）
不屈服的漢城（獨幕劇）	（四四）
詩歌聯唱	（五七）

序 詩

(幕前朗誦)

是你！美國鬼子！我知道；
你來自不屬於亞洲的國度，
你來自不屬於朝鮮的地方，
但是；

你却把魔掌伸到朝鮮。

☆ ☆ ☆

是你，美國鬼子！我知道；
你左手打着和平招牌，
右手却帶來了飛機炸彈，
在朝鮮美麗的土地上，
你！美國鬼子！
你灑上了八十五萬加侖以上的汽油。
在汽油上；
再投下三萬五千噸以上的炸彈，

你想把朝鮮燒光！炸光！

☆ ☆ ☆

是你！美國鬼子！我看到，我親眼看到；

你像一條瘋狗，你像一條貪婪飢餓的毒蛇，

你陰險刻毒的對待朝鮮人民，

你用尖刀，

先剝去他們的眼睛，

再割斷他們的喉嚨，

再剝掉他們的手腳，

你！你！

你還裝置了殺人不見血的殺人電床，

你要把全朝鮮人民殺盡！

☆ ☆ ☆

美國鬼子！是你！一切都是你！

你欠下了血債，

再加上更多的血債，

血債，

血債要用鮮血償還！

血債點燃了千千萬萬復仇的火把，

告訴你吧！美國鬼子！

北從咸興，南到木浦，

有着金日成將軍血液的朝鮮人民，

已結成一條打不斷，衝不散的鐵鍊！

每隻眼睛，

被仇恨燒得通紅！

每顆跳動的心，

像剛出爐滾熱的鐵流！

美國鬼子！

把飛機飛來吧！把坦克衝來吧！

燒吧！殺吧！剝吧！埋吧！

但是，什麼也嚇不倒山洪般洶湧的復仇意志。

倒下來的，要爬起來！

被傷害的，要掙扎起來！

被侮辱的，要撲上前來！

美國鬼子！美國鬼子！

要找你討還血債！

要找你拚命！

☆

☆

☆

告訴你吧！美國鬼子！

在每一片森林裡，在每一個山谷裡，

在白天，在黑夜，

全安排好了；

千千萬萬復仇的槍眼，

千千萬萬復仇的刀尖，

千千萬萬個要同你肉搏的游擊健兒。

☆

☆

☆

告訴你吧！美國鬼子！

只要朝鮮的山還在，

朝鮮永遠不會屈服！

朝鮮永遠不會屈服！

只要山還在

(兩幕話劇)

北大童啓進創作

時間：第一幕——一九五〇年八月。

第二幕——一九五〇年十月。

地點：朝鮮南部某區金剛村。

人物：（以出場先後爲序）

貞兒媳婦——強大爹的長媳。

張大媽——順子的媽。

李德莊——比較胆小保守的莊稼漢。

順子——張大媽的女兒。

強大爹——金剛村人民政府主席。

強昌武——強大爹的長子人民軍的坦克手。

美國兵。

第一幕

幕漸開：正是一個晴朗的午天，初秋的天氣，顯得格外靜穆，這是一家最普通的朝鮮農家陳設，當中安有一張楊榻米，正中掛有強昌武叔叔的畫像。

人民軍新解放金剛村不久，村人民政權剛剛成立，土改運動正在開始，但是！瘋狂的李偽軍在撤退時，不但進行大規模的搶掠和焚燒，並無故的殺死了強大爹的長孫——鉗兒，這時，貞兒媳婦正在悲憤的唱着，手裡在趕縫鉗兒的一件冬衣。

貞：（唱：歌譜附在後面）

一去不復返，

我的鉗兒哪！

可恨偽軍狗心肝，

鉗兒！靜靜的安息吧！

血債定要血來還。

（張大媽頂着一隻籃上）

張：唉！你又在惦記着鉗兒啦！

貞：大媽！您來了，請坐吧！

張：也難怪，那麼活精靈的一個孩子，就讓匪軍活活打死了！

貞：鉗兒死得太慘了，我怎麼也忘不了。

張：唉！孩子，別傷心了，鉗兒也死得真可憐。

貞：大媽！鉗兒是不該死的，他說明兒過了年，就可以念書了，他一定要好好的念，他還說不上村子裡那個鬼學校，要爸爸回來親自教他，（淒涼地）但是，鉗兒！你再也看不到爸爸了啊！（泣）

張：別哭了！孩子！鉗兒的仇一定要報的，李僞軍不是打跑了嗎？孩子！別哭了，來！讓大媽替你擦乾眼淚，總有一天，這些該死的李僞軍會被殺光的。

貞：大媽，鉗兒死的時候還口口聲聲要爸爸，要爸爸打死那些戴軍帽的土匪，他小小的心該是多恨啊！可憐的孩子！

張：鉗兒真是個聰明的孩子，唉！

（李德莊悄悄的上）

李：强大嫂，啊！大媽！您也在這兒，强大嫂！我來找大爹的。

貞：大爹在場子上開會去了，有甚麼事嗎？

李：沒甚麼，就是爲了分地的事情找他商量商量。

張：德莊，你看見我家的順子沒有？

李：啊！大媽，看見了，她到是頂起勁的，本來也是的，這些不講理的國防軍打跑了，誰又不該歡喜歡喜。

張：德莊：這次你分到了王家的田，總算是出了口氣。

李：（憂鬱地）可是……大媽！我真有點放不下心。

張：怕甚麼？

李：大媽！說老實話，我真怕王老太爺他們會回來的。

貞：（自信地）不會的，德莊哥！

李：要是真的打回來了，真不知又要受甚麼樣的罪啊！唉！大媽！我雖是分到了幾町步田，老是提心吊膽地，何況又偏偏分上王家的田。

張：說良心話，王家的田還不都是黑心眼的田，真該分。

李：但是，大媽！雞蛋碰不上石頭呀！我還記得清清楚楚，王家臨走時說過，這次他們出去，不過是避避風潮，等稍爲平靜點，就馬上回來，到那時候，誰要是動了他一根毛，就要誰的命，大媽！他們說得出來，也就做得出來的呀！

張：唉！王大戶要是真回來了！村子裡的人可真要遭大劫。

李：其實……大媽！說實在話，能分了王家的，我也總算出了一口怨氣，但是；他們要回來了，可就沒有命了啊。

貞：德莊哥！僞軍們是再也回不來的，聽說要把他們打下海了，現在的人民政府是我們自己的，是不准王大戶他們欺侮我們的。

李：唉！多少年來，我的苦總算是吃够了，我何嘗不知道王家逼死了我的媽，就是爲了幾個錢，深更半夜把我媽拖走，給他們白白折磨死了，（切齒地）我怎麼不想報這筆血仇啊！可是，誰叫我們是窮人，窮人是報不了仇的，現在我也不敢想報仇，也不指望興家立業，只要有口飯吃，就算是我天大的福氣。

(順子與高采烈的上)

順：強大嫂！媽！您也在這兒，(興奮地)昌武哥回來了！

貞：真的！

張：在那兒？

順：在場子裡，場子裡可真熱鬧，強大爹歡歡喜喜地講了許多話，昌武哥也講了話，他號召村子裡的

人參軍，讓我去報名好不好？

李：順子，參軍可不是好玩的，是真刀真槍呀！

順：怕什麼真刀真槍，我親眼看到他們在村裡隨便搶東西，燒房子，臨走還弄死鉗哥！

貞：(傷心地)順子！

張：(阻攔順子)順子！(撫育兒媳婦)

李：强大嫂，別傷心，都只怨這個年頭兒，大媽，不是我阻攔順子，您也得想想，您就只有順子一個

孩子，萬一有個三長兩短……

張：(愛戀地)順子！不是我不讓你去，我實在放不下心呀！(握住順子的手。)

順：媽，不要緊、偽軍和美國鬼子一天在朝鮮，我們就一天不能安寧的，媽！讓我去吧！

張：孩子！(眷念地)孩子！

順：(安慰地)媽！別難過，順子一定會把強盜們趕走的，媽！

李：順子，別鬧了，別讓你媽難過了，你年紀又這麼小，又是個女孩子，還是別去吧！啊！我去看看

昌武去，多年不見了！大媽！你們談着吧！(下)

張：順子，別鬧了！

貞：順姑娘，你也別太讓大媽難過，回頭大家商量着辦吧！

張：順子，我們回去吧！回頭再大夥兒商量，（拉着順子的手）貞兒媳婦，你忙着吧，回頭昌武來了，叫他上我那兒聊聊。（與順子下）

（貞收拾屋子，準備迎接昌武，不久，昌武扶着一大爺上，二人是喜氣洋洋地）

貞：昌武，你回來了。（熱情地搶上迎接）

武：貞子。（緊緊握住貞的手）

強：真巧，昌武正趕上我們的會，貞兒媳婦，你倒杯水給他吧！該累了。（貞倒水給武）

武：爹！我不累，我慣了，您倒是要歇歇。

強：昌武，你們也辛苦了，我們都在盼望你早點回來，想不到你回來的這麼巧，正好趕上今天這個會。

武：爹！我也總是在惦記着您和村子裡的人。

強：總算還好，昌武！你明天一定寫封信給咱們的金主席，說我們作夢也沒有想到今天，居然能把混賬的國防軍趕走，每個人都分到了自己的地，自己成立了政府，還辦了學校，昌武！你一定要說出我們是多麼感謝他老人家呀！

武：我一定寫，爹！金主席最關心莊稼人，在北邊，莊稼人的生活比以前真不知好上幾萬倍，實行了土改以後，自己種，自己收，不但豐衣足食，而且還有餘錢蓋房子，買豬，養羊，穿紅，戴綠，爹！金主席是最會替人民辦事的。

強：如今總算望出了頭，當初國防軍在這兒，還談照顧甚麼莊稼人，三天一大捐，兩天一小捐，沒錢

就翻箱倒籠，還捉去給關起來，直到你們來，他們還硬要我同他們一起走。

貞：爹，幸虧您沒走，要不在外真受罪。

強：走，走！死我也要死在自己的村子裡。

武：我真就心悠會被他們拉走了。

強：這般狗強盜，啊！（咬牙）昌武，就在他們要跑的時候，來了一個什麼長官，要我給他們背子彈，我說我老了，有病，他一脚就把我踢在地上，我吐了血，但我沒有死，我要起來抓住他；他……他又給我背上一槍托，我倒下來了，就在這個時候，鉗兒；（顫抖地）鉗兒，來了，想拉開這狗東西，誰知道這瘋狂的野獸却朝着鉗兒的頭上，連打了三槍，頭也不回的跑了……

貞：（痛泣）爹！

武：怎麼？鉗兒死了！

強：（不可支持的點頭）昌武，你要替鉗兒報仇啊！

武：啊！鉗兒！（沉思地）你死了，鉗兒！鉗兒！

貞：（泣聲）鉗兒臨死時還念叨你哪！

武：（沉痛地）鉗兒！好孩子，安息吧！（堅定地）爸爸一定給你報仇，血債一定要用鮮血償還！

強：昌武！我們家裡一向沒有屈服過，（回憶地）你該還記得你死去了的叔叔（指像），當初的日本鬼子，也就是今天的美國鬼子，你叔叔不願意作奴隸，就跟着總司令，今天的金主席一直和鬼子們拚命，現在，不幸他被打死了，但他的精神沒有死，他沒有辱沒我們的家，他沒有辱沒全朝鮮的人。

武：（堅決地）爹，我記下了您的話。我一定照着您的話做。這次，我們攻下了漢城，在漢城，我親眼看到了他們的殘暴和毒辣，在大街上，到處都是屍首，母親失掉了孩子，孩子也找不着母親，屋子成了瓦礫，爹，我是親眼看到了這些暴行的！美國飛機不分晝夜的投彈，成千成萬的朝鮮人民都無辜死亡，爹，我不會忘記這些暴行的。

強：昌武，你是有出息的，好好的在金主席的領導下，把強盜們趕出去！（稍停）啊！貞兒媳婦！鎔兒該放學回來了！

武：怎麼？鎔兒也上學了？

貞：是的，村子裡才辦的學校，剛從平壤來的一位女先生教，這女先生真好，天不亮就起來招呼孩子們。

強：真的，從金主席那裡來的人真是兩樣，又能幹，又和氣。

武：在金主席的領導下，在全世界愛好和平國家的幫助下，尤其是在偉大的蘇聯幫助下，咱們的國家將會進一步的富強起來。那一天，（響往地）人們再也不怕甚麼日本鬼子，美國鬼子，不怕甚麼國防軍，地主，更不怕飢餓，都是快快活活的種莊稼，做活，大家勞動，大家享受。爹！這正是我們要走的路呀！（興奮地）

強：是的，金主席一定能把朝鮮領導得富強起來的，現在真是窮人大翻身的日子哪！

武：（看錶）啊，爹，我要歸隊了，今晚還得趕進城去……

強：你要走了，也來不及弄頓飯給你吃。

武：爹！我不餓，軍隊裡可舒服呢！您別就心吧！等打走了偽軍，解放了全朝鮮，再回來看您。

強：也好，昌武，走吧！我不留你，我很高興，你能親自去和仇人們拚，多殺他幾個！昌武！

武：爹，我不會辜負您的。（欲下）

強：昌武，你再停停，我去叫張大媽來看看你，她到是老念叨着你。（顧貞）貞兒媳婦，你們也談談吧！（貞及武扶強下）

貞：鉗兒的爹，你在外邊還過得來吧！

武：貞子，過得來，弟兄們都是那麼和氣，長官們又都是那麼親切，隊裡跟家裡真沒有兩樣。（看看

貞消瘦的臉）貞子，這幾年也辛苦你了，你瘦多了。（握住貞的手關懷地）

貞：沒有什麼，我只是老想着鉗兒。鉗兒死的太慘了，也來不及看到你一面。（泣）

武：貞子，別傷心了，鉗兒的仇，我永遠也不會忘的。

貞：你好好照顧你自己吧！家裡的事別耽心。

武：我馬上就會回來的，敵人已被我們打到洛東江邊，全朝鮮的解放不遠了。貞子，好好的招呼爹和鉗兒，爹年紀大了，又當上了村政府的主席。

武：（點頭，突然憶起）鉗兒怎麼還沒有回來？他見了你真不知要多歡喜哩！

武：鉗兒也能上學了，時間真是快，我也真想看看他。

（突然飛機聲）

武：美國飛機來了。

貞：又是美國鬼子的飛機，一天不知要害死多少人。

（機聲由小而大，突然在上空盤旋，少傾，炸彈聲隨後機槍聲，很近，貞緊緊靠在昌武臂上，很

鎮靜，機聲漸遠。）

武：很近，也許炸彈就落在村子裡。

貞：出去看看吧！

武：好！

（二人正預備出，突然張大媽自遠處喊，「貞兒媳婦」……「貞兒媳婦」……）

武：誰在喊你？

貞：啊！張大媽！（急出門）

（貞和張扶強上，強滿臉鮮血，遍身糊滿了泥土，昏迷不醒，張也滿身泥土。）

武：爹，怎麼啦？（急忙上前扶到榻上。）

張：昌武，你回來啦！唉！貞兒媳婦！快擰個手巾給強大爹擦擦。

貞：（急忙擰手巾跪在榻上給強擦）。

武：爹怎麼啦！

張：唉！強大爹正從我家出來打算一塊兒來看你，在小學門口就遇上了飛機，只好在矮牆下躲躲，那知道炸彈就正落在院子裡，一塊大牆正在倒強大爹的身上，我站得遠一點，沒壓着，強大爹可就埋進土裡了，我趕忙把他拖出來，扶到這兒來，也顧不得鬼子的機關槍，唉！這些該死的飛機。

武：啊！爹，（撫摸着爹爹的臉）您醒醒！（強睜眼）傷了那兒？

強：（微弱地）臉上，就是臉上擦破了點皮。

張：還不知小學校裡怎樣，傷了人沒有？